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八

元載王昻　李少良　郇謨附　王縉

楊炎　黎幹劉忠翼附　庾凖

元載鳳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産業常居岐州載母携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載自幼嗜

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
賦累上不升第天寶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
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監察御
史韋鎰充使監選黜中引載為判官載名稍著遷大理
評事東都留守苗晉卿又引為判官遷大理司直肅宗
即位急於軍務諸道廉使隨才擢用時載避地江左蘇
州刺史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為副拜祠部員外郎
遷洪州刺史兩京平入為度支郎中載智性敏悟善奏

對肅宗嘉之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數月徵入遷戸部侍郎度支使并諸道轉運使既至朝廷會肅宗寢疾載與倖臣李輔國善輔國妻元氏載之諸宗因是相昵狎時輔國權傾海内舉無違者會選京尹輔國乃以載兼京兆尹載意屬國柄詣輔國懇辭京尹輔國識其意然之翌日拜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轉運使如故旬日肅宗晏駕代宗即位輔國勢愈重稱載於上前載能伺上意頗承恩遇遷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又加銀青光祿大夫封許昌縣子載以度支轉運使職務繁碎負荷且重慮傷名阻大位素與劉晏相友善乃悉以錢穀之務委之薦晏自代載自加營田使李輔國罷職又加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廣德元年與宰臣劉晏裴遵慶同扈從至陝及輿駕還宫遵慶皆罷所任載恩寵彌盛輔國死載復結内侍董秀多與之金帛委主書卓英倩潛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

採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狼戾自專載出朝
謁縱子伯和等遊于外上封八顔縣奏之上方任載以
政反罪縣而已內侍魚朝恩負恃權寵不與載協載常
憚之大歷四年冬乘間密奏朝恩專權不軌請除之朝
恩驕橫天下咸怒上亦知之及聞載奏適會於心載遂
結北軍大將同謀以防萬慮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
使第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志氣自若謂已
有除惡之功是非前賢以為文武才略莫已之若外委

胥吏內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絶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於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賄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與王縉同列縉方務聚財遂睦於載二人相得甚歡日益縱横代宗盡察其跡以載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載嘗獨見上誡之不

悛初扈駕自陝還與縉上表請以河中府為中都秋杪行幸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以聞自魚朝恩就誅志頗盈滿遂抗表請建中都文多不載大略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户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屯在中都以威四方辭多開闔自以為表入事行潛遣所由吏於河中經營節度寄理於涇州大歷八年蕃戎入邠寧之後朝議以為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為守載甞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

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蓺而有平凉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

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冠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夫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誤矣上遲疑不决會載得罪乃止初六年載條奏應緣别勑授文武六品以下勑出後望令吏部兵部便附甲團奏不得

檢勘從之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已慮有司較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跡聞載知之奏於上前少良等數人悉斃於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議載之短門庭之內非其黨與不接平素交友涉於道義者悉疎棄之代宗寛仁明恕審其所由凡累年載長惡不悛衆怒上聞大歷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後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吴湊收載縉于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能

並收禁命吏部尚書劉晏訊鞫晏以載受任樹黨布于
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勅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
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衮諫議大夫杜
亞同推究其狀辯罪問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詰以
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宦官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
秀與載同惡先載於禁中杖殺之勅曰任直去邪懸於
帝典獎善懲惡急於時政和鼎之寄匪易其人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性頗姦回跡非正直寵待

踰分早踐鈞衡亮弼之功未能經邦成務挾邪之志常
以罔上面欺陰託妖巫夜行解禱用圖非望庶逭典章
納受贓私貿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隄防恣
其凌虐行僻辭矯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無因自達賞
罰差謬罔不由兹頃以君臣之間重於去就冀其遷善
掩而不言曾無悔非彌益凶戾年序滋遠釁惡貫盈將
肅政於朝班俾申明於憲綱宜賜自盡朕涉道猶淺知
人不明理績未彰遺闕斯衆致兹刑辟憫媿良深僶俛

行之務申沮勸凡在中外悉朕懷焉又制曰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縉附會姦邪阿諛讒佞據兹犯狀罪至難容矜以耄及未忍加刑俾申屈法之恩貸以岳牧之秩可使持節括州諸軍事守括州刺史宜即赴任於戲朕恭已南面推誠股肱敷求哲人將弼予理昧於任使過在朕躬無曠厥官各慎厥職初晏等承旨縉亦處極法晏謂涵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況誅大臣豈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

咸聽命及晏等覆奏上乃減縉罪從輕載長子伯和先是貶在揚州兵曹參軍載得罪命中使馳傳於揚州賜死次子仲武祠部員外郎次子季能祕書省校書郎并載妻王氏並賜死女資敬寺尼真一收入掖庭王氏開元中河西節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兇戾聞恣其子伯和等為虐伯和恃父威勢唯以聚斂財貨徵求音樂為事載在相位多年權傾四海外方珍異皆集其門如恐不及名姝異樂資貨不可勝計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

志輕浮之士奔其門者如恐不及名姝異樂禁中無者有之兄弟各貯妓妾于室倡優猥褻之戲天倫同觀略無愧恥及得罪行路無嗟惜者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及陰陽人李季連以載之故皆處極法遣中官於萬年縣界黃臺鄉毀載祖及父母墳墓斲棺棄柩及私廟木主并載大寧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廨宇以載籍沒鍾乳五百兩分賜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王昂者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中

尹充河中節度使貪縱不法務於聚歛以貨藩身永泰元年正月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改殿中少監元載秉政與載深相結託大歷五年六月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代衛伯玉昂既行伯玉諷大將楊鉌等拒昂乞留伯玉詔許之昂復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專事奢靡廣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昂耽狥私宴連日不視曹事性貪悋無愧苟得乃鬻公廨園菜收其錢以潤屋甚為時論所醜元

載誅貶連州刺史遣中使監至萬州過硤江墜江而卒
李少良者以吏用早從使幕因職遷殿中侍御史罷遊
京師干謁權貴時元載專政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縱横
貨賄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怨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
上聞留少良於禁内客省少良友人韋頌因至禁門訪
少良少良漏其言頌不慎密遂為載備知之乃奏少良
狂妄詔下御史臺訊鞫是時御史大夫𢃄載以張延賞
為之屬意焉少良以泄禁中奏議制使陸珽同伏罪初

常頌及珽俱與少良友善與載子弟親黨欵狎頌得少良微旨漏於載所親遂達於載載密名珽問之珽具白其狀及禁中語載得之奏于上前上大怒並付京兆府决殺珽珽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經史性浮躁而疎故及于累大歷中元載弄權自恣人皆惡之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髪持竹筐及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便以竹筐貯屍棄之于野京兆府以聞上即召見賜衣

館於禁內客省其獻三十字各論一事其要者團宇監宇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殿中御史楊護職居左巡郇謨哭市護不聞奏上以為蔽匿貶連州桂陽縣丞員外置元載當承寵得志每改張朝政出於載手中外共怒當時歸咎於載故少良封事於前郇謨哭市於後凡百有位宜為明誡

王縉字夏卿河中人也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縉連應草澤及文辭清麗舉累授侍御史武部員外祿

山之亂選為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功効謀略衆所推先加憲部侍郎兼本官時兄維陷賊受偽署賊平維付吏議縉請以已官贖維之罪特為減等縉尋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撰玄宗哀冊文時稱為工改兵部侍郎屬平殄史朝義河朔未安詔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廣德二年拜黄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賢館大學士其年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薨於徐州以縉為

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縉
懇讓侍中從之加上柱國兼東都留守歲餘遷河南副
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歷三年幽
州節度使李懷仙死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縉赴鎮而
還委政於燕將朱希彩又屬河東節度辛雲京卒遂兼
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縉又讓河
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從之太原舊將王無縱張奉璋等
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縉一朝悉召斬

之將校股慄二歲罷河東歸朝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傲忽載所不悦心雖希載旨然以言辭凌詬無所忌憚時京兆尹黎幹者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也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類縉弟兄奉佛不茹葷血縉晩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道政里第為寺為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

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已
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
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啟奏代宗
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
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
度支具廪給每西蕃入寇必令帬僧講誦仁王經以攘
虜寇苟幸其退則横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
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日相凌奪凡京畿之

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之徒侶雖有贓姦
畜亂敗戮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
箠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瓌麗每對揚啟沃
必以業果為證以為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
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
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
皆非人事之明徵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業
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歷刑政日以淩遲有由然也

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於上照曜山谷計錢巨億萬縉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源始於縉也李氏初為左丞韋濟妻濟卒奔縉縉

嬖之冒稱爲妻實妾也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猥之跡如市賈馬元載得罪縉連坐貶括州刺史移處州刺史大歷十四年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曽祖大寳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陷晉絳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有異旌其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隐居不仕玄宗徵爲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禎祥表其門閭肅宗就

加散騎常侍賜號玄靖先生名在逸人傳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為小楊山人釋褐辟河西節度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因醉辱炎至是與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鐵棒撾之二百流血被地幾死節度使呂崇賁愛其才不之責後副元帥李光弼奏為判官不應徵拜起居舍人辭祿就養岐下丁憂廬於墓前號泣不絶聲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門閭孝著三代門樹六闕古未有也服闋久之起為司勳員外郎改兵

部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衮並掌綸誥衮長於除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已来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炎樂賢下士以汲引為已任人士歸之嘗為李楷洛碑辭甚工文士莫不成誦之遷吏部侍郎修國史元載自作相常選擢朝士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已初引禮部郎中劉單單卒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貶又引炎載親重炎無與為比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即位議用宰相崔祐甫薦炎有文學器用上

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禄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有風儀傅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為賢相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蔵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内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為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蔵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

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動揺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叅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

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為難中外稱之初定令式國家有租賦庸調之法開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寛仁為理本故不為版籍之書人户寖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畆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户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得非當時之實舊制人丁戍邉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方事夷狄戍者

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鉷為户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饑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户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壊朝廷不

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内庫權臣猾吏因緣為姦或公託進獻私為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劒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瀝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吏因其苛蠶食千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

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炎因奏對懇言其弊乃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户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徵之夏稅無

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户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德宗善而行之詔諭中外而掌賦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實貪吏不誡而姦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炎救時之弊頗有嘉聲莅事數月屬崔祐甫疾病多不視事喬琳罷免炎遂獨當國政祐甫之所制作炎隳之

初減薄護作元陵功優人心始不悅又專意報恩復讐道州録事叅軍王沼有微恩於炎舉沼為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舊事以報之初載得罪左僕射劉晏訊劾之元載誅炎亦坐貶故深怨晏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作相數月欲貶晏先罷其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又獻議開豐州陵陽渠發京畿人夫於西城就役閭里騷擾事竟無成初大歴末元載議請城原州以遏西番入寇之衝要事

未行而載誅及炎得政建中二年二月奏請城原州先牒涇原節度使叚秀實令為之具秀實報曰凡安邉卻敵之長策宜緩以計圖之無宜草草興功也又春事方作請待農隙而緝其事炎怒徵秀實為司農卿以邠寧别駕李懐光居前督作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寧各統兵萬人以翼後三月詔下涇州為具涇軍怒而言曰吾曹為國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治于邠纔置農桑地著之安而徙于此置榛莽之中手

披足踐纔立城壘又投之塞外吾何罪而寘此乎李懷光監朔方軍法令嚴峻頻殺大將涇州裨將劉文喜因人怨怒拒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否則朱泚於是以朱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奉詔涇有勁兵二萬閉城拒守令其子入質吐蕃以求援時方炎旱人情騷動羣臣皆請赦文喜上皆不省德宗減服御以給軍人城中軍士當受春服賜與如故命朱泚李懷光等軍攻之乃築壘環之涇州别將劉海賔斬文喜首傳之闕下苟非

海賔効順必生邉患皆因炎以喜怒易帥涇帥結怨故也原州竟不能城炎既構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庾凖與晏有隙乃用凖為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為之側目李正已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裴兾東都河陽魏博孫成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王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説謗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為皇后上自惡之非

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已還報信然自此徳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用盧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事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託疾息於他閤多不㑹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為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怒曰主書吾局

吏也有過吾自治之柰何而相侵屬梁崇義叛揔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為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强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之南来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懐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使馳說崇義固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别圖希烈炎又固言

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業許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㑹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論議疎濶遂罷炎相為左僕射後數日中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杞尋引嚴郢為御史大夫初郢為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丞炎又夙聞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為京兆尹令伺郢過休莅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

謀議殺迴紇酋帥炎乃以休為入迴紇使休幾為虜所
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為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
因羣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
肖多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
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為炎
市為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等使初受代
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為宰相抑吏貨市私第
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為贓杞召大理正田晋評罪

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羨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更名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為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及臺司上具獄詔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詔曰尚書左僕射楊炎託以文藝累登清貫雖謫居荒服而虛稱猶存朕初臨萬邦思弘大化務擢非次

招納時髦拔自郡佐登于鼎司獨委心膂信任無疑而
乃不思竭誠敢為姦蠹進邪醜正既僞且堅黨援因依
動涉情故隳法敗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顧於國加
以内無訓誡外有交通縱恣詐欺以成贓賄詢其事跡
本末乖謬蔑恩棄德負我何深考狀議刑罪在難宥但
以朕於將相義切始終顧全大體特有弘貸俾從遠謫
以肅具寮可崖州司馬同正仍馳驛發遣去崖州百里
賜死年五十五炎早有文章亦勵志節及為中書舍人

附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歸而得政睚眦必讐險害之性附於心唯其愛憎不顧公道以至於敗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田尉尋亦殺之

黎幹者戎州人始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尋遷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大厯二年改刑部侍郎魚朝恩伏誅坐交通出為桂州刺史本管觀察使至江陵丁母憂久之會京兆尹缺人頗思幹八年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幹自以得志無心為理貪暴益甚徇於財色十三年除兵部侍郎性險挾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時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素厚嘗通其姦謀及德宗初即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居轝中詣忠翼第事發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既行市里兒僮數千人譟聚懷瓦礫投擊之捕賊尉不能止遂皆賜死於藍田驛忠翼宦官也本名清潭與董秀皆有寵於代宗天憲在口勢迴日月

貪饕納賄貨産巨萬大歷中德宗居東宫幹及清潭嘗有姦謀動揺及是積前罪以誅之

庚準常州人父光先天寶中文部侍郎準以門䕃入仕昵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為時論所薄尋改御史中丞遷尚書左丞縉得罪出為汝州刺史復入為司農卿與楊炎厚善炎欲殺劉晏知準與晏有隙乃用為荆南節度準乃上言得晏與朱泚書且有怨望

文名補州兵以拒命於是先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海内寃之炎以殺晏徵準為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巳卒時年五十一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仲尼云富與貴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處反乎是道者小人載諂輔國以進身弄時權而固位衆怒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禰縉附會姦邪以至顛覆炎隳𢘆崔祐甫之規怒段秀實之直酬恩報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

其德或承之羞大易之義也富貴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觀庾準之憸遭王縉之復徇楊炎之意曲致劉晏之冤積惡而獲令終者其在餘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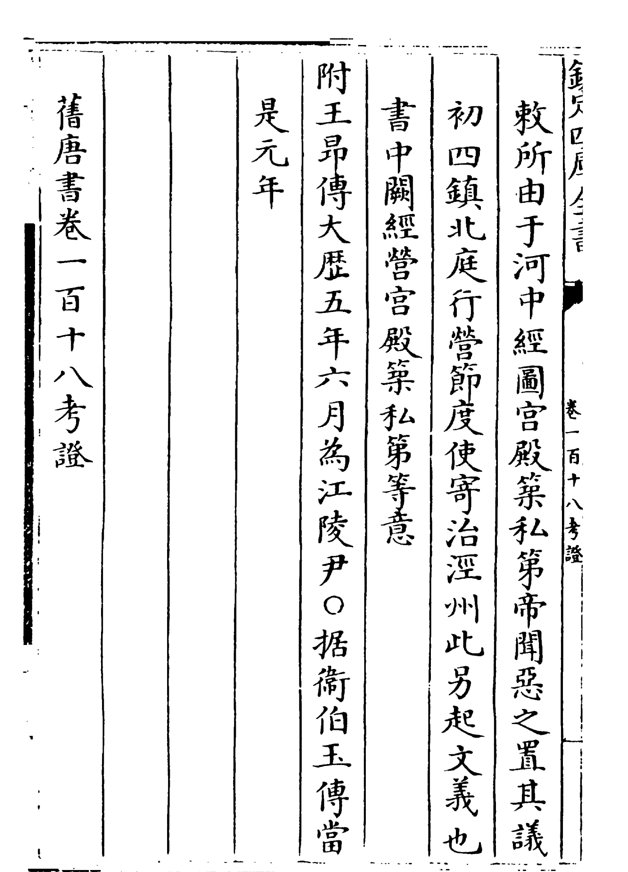
贊曰載縉炎準交相附會左傳有言貪人敗類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元載傳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產業常居岐州載母携載適景昇冒姓元氏○沈炳震曰按此景昇本姓元氏載始冐姓也据新書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于妃冒姓元氏則載父本姓景而冒元也未知孰是

自以為表入事行潛遣所由吏于河中經營節度寄理於涇州○臣德潛按河中經營下應有闕文据新書



敕所由于河中經圖宫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

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此另起文義也

書中闕經營宫殿築私第等意

附王昻傳大歷五年六月為江陵尹○据衛伯玉傳當

是元年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九

楊綰　崔祐甫子植 植再從兄倰　常衮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溫玉則天朝為戸部侍郎國子祭酒父侃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惠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甞夜宴親賓各舉坐

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衆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畧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沉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憂見于色親友諷令干禄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玄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

食既暮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别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超授右拾遺天寳末安禄山反肅宗即位於靈武綰自賊中冒難披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衆心咸悦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歴司勲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故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廨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為品秩同列給受宜均悉平分之甚為時論歸美再遷禮部侍郎上疏條奏貢

舉之獘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虚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入鎮俗者也自叔葉澆詐兹道浸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

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虚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能者曽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毁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巳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巳喧勝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懐禮讓

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内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令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

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奥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對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

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龎自勸教人之本實在兹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事中李廙給事中李栖筠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綰同尚書左丞至議曰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

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

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

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千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揺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

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强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僣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

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捂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百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

訓誘令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禄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擢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禄秩選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

不是過也李廙等議與綰協文多不載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應舊舉來歲奉詔仍勑禮部郎具條例奏聞代宗以廢進士科問翰林學士對曰進士行來已久遽廢之恐失人業乃詔孝廉與舊舉兼行綰又奏歲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其孝悌力田宜有實狀童子越衆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長僥倖之路詔停之再遷吏部侍郎歷典舉選精覈人物以公平稱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

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
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塵汚太學
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為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
之載貪冒日甚天下清議亦歸於綰上深知之以載久
在樞衡未即罷遣仍遷綰為太常卿充禮儀使以郊廟
禮久廢藉綰振起之也亦以覩其効用是年三月載伏
誅上乃拜綰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
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綰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朝野

相賀綰累表懇讓上屬意稍重綰不敢辭綰素以德行
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
史中丞崔寬劒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
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
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
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
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
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綰有宿痼疾居職旬日中風

僂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時釐草舊弊唯綰是瞻恩遇莫二綰累抗疏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綰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尚書御醫旦夕在側上聞其有間喜見容色數日而薨中使在門馳奏於上代宗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詔曰王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肢體參於軍國之重叙以陰陽之和歿則誄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之祭禭以紱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高廟簡廉其質脩職同休須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風既穆於朝班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異於可久

而夫子之命末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況歷官有素絲之節居家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法賻備膺典策載賁朝經可贈司徒又詔文武百寮臨於其第遣内常侍吴承倩會弔贈絹千匹布三百端上深惜之顧謂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斂與卿等悲悼同之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謚曰文貞詔曰襃德勸善春秋之舊章考行易

名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合和毓德行為人紀文合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代之善約以飾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辭稱良史學茂醇儒委在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清風歿而可尚自古飾

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謚法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謚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踈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為廣州員外司馬綰儉薄自樂未嘗留意家産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禄隨月分給親故清識過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一覽究其精理雅尚玄言宗釋道二教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

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大歷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崔祐甫字貽孫祖暟懷州長史父沔黄門侍郎諡曰孝公家以清儉禮法為士流之則祐甫舉進士歷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累

拜兼御史中丞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留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關祐甫省事數為宰相常衮所侵祐甫不從衮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選每有擬官衮多駁下言數相侵時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猫鼠同乳不相為害以為禎祥詔遣中使以示於朝衮率百僚慶賀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中使徵其狀祐甫上奏言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

則禮記郊特牲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録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麏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猫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彊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兹稱慶臣所未詳伏

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洊至紛綸雜沓史不絶書今茲猫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中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深嘉之哀孟懿祐甫代宗初崩發哀於西宫哀以獨受任遇哀逾等禮例晨夕臨者皆十五舉音而哀輒哀慟涕泗或中墀返哭顧慕若不能去同列者皆不悦及哀與禮司議羣臣喪服曰案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國家太宗崩遺詔亦三十六日而羣臣

延之既葬而除約四月也高宗崩服絶輕重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且當時遺詔雖曰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在朝羣臣實服二十七日而除則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執曰伏準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别但言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則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職則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當三日也衮曰案賀循注義吏者謂官長所署則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寮之例

祐甫曰左傳云委之三吏則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者豈胥徒歟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榮受殊寵故宜異數今與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於爾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旨可改孰不可衮堅諍不服而聲色甚厲不為禮節又衮方哭於鈎陳之前而衮從吏或扶之祐甫指示於衆曰哭於君前有扶禮乎衮聞之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請謫為潮州刺史內議太重改為河南少尹初肅宗時天下事

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遂為故事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臣當署制敕至於窑匆之議則莫得聞時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衮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敕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未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衮誣罔是日百寮道經序

立於月華門立貶家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换其職祐甫出至昭應縣徵還尋轉中書侍郎修國史仍平章事上初即位庶務皆委宰司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啓奏塡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書卓英倩李待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綱紀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衮當

國杜絶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
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絶然無所甄異故
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袞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
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
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
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
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
在於此上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

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之琇珪已赴軍前視事矣時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已未可誠信以計逗留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已姦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錫賚諸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已大慙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啓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為可復貞觀開

元之太平也至冬被疾肩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休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決薨時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廢朝三日冊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謚曰文貞無子遺命循子植為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門下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德宗以祐甫謇謇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為人乃遺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

令名也植字公修祐甫弟盧江令嬰甫子植既為相上
言出繼伯父脩推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植
潛心經史尤精易象累歷清要為給事中時稱舉職時
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内外官俸禄植封還敕書
極諫而止鎛復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榷酒鹽利匹段等
加估定數及近年天下所納鹽酒利擡估者一切徵收
詔皆可之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諭之物議
罪鎛而美植尋除御史中丞入閤彈事頗振綱紀長慶

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嘗謂侍臣曰

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景龍

之間繼有内難玄宗平定興復不易而聲明最盛歷年

長久何道而然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

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禀

上聖之資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

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為輔佐股肱君明臣忠

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玄宗守文繼體嘗經天

后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歸冲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丱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

弦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既虚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他日復謂宰臣曰前史稱漢文帝惜十家之産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綈履革舃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内凋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循遵此風由是海内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戸足迨至武帝公私殷

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税及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戸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皆漢史明徵用為事實且耕蠶之勸出自人力用既無度何由以至富强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約之致也上曰卿言甚善患行之為難耳憲宗皇帝削平羣盜河朔三鎮復入提封長慶初幽州節度使劉總表以幽薊七州上獻請朝廷命帥總仍懼部將構亂乃

籍其豪銳者先送京師時朱克融在籍中植與同列杜元穎素不知兵且無遠慮克融等在京羈旅窮餓日詣中書乞官殊不介意及張弘靖赴鎮令克融等從還不數月克融因弘靖害賓佐結王廷湊國家復失河朔職植兄弟之由乃罷知政事守刑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太和三年正月卒年五十八植雖器量謹厚而無開物成務之才及喪師異方天下尤其失策俊字德長祖濤大理卿孝公沔之弟也濤生儀甫終大理丞即俊之父

以門蔭由太廟齋郎調授太平東陽二主簿李衡庶察湖南江西辟為賓佐坐事沉廢久之復以選授宣州録事叅軍觀察使崔衍竒其才奏加章服倰辭而不受李巽鎮江西奏為副使得監察裏行又從巽領使為河陰院監鐵留後入為侍御史尋改膳部員外充轉運判官入為膳部郎中充判案十道兩税使賜金紫遷蘇州刺史理行為第一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恤倰至謂屬吏

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糶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賈通流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時倰再從弟植為宰相倰性剛褊恃其權寵與奪任情時朝廷以王承元歸國命田弘正移帥鎮州弘正之行以魏卒二千為帳下又以常山之人久隔朝化人情易為變擾累表請留魏卒為綱紀其糧賜請度支歲給穆宗下宰臣議倰固言魏鎮各有鎮兵朝廷無例支給恐為事例不可聽從弘正不獲已遣魏卒還藩不數日而鎮州亂弘正遇害穆宗失德倰

黨方盛人不敢糾其罪罷領度支檢校禮部尚書出為鳳翔節度等使不朞歲召為河南尹時年七十抗疏致仕詔以户部尚書歸第明年暴卒輟朝一日贈太子少保謚曰肅傒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時介急待僚屬不以禮節恃已之廉見贓汙者如讎焉子巖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監察御史方雅有父風

常衮京兆人也父無為三原縣丞以衮累贈僕射衮天寶末舉進士歴太子正字累授補闕起居郎寶應二年

選為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中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
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衮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
同為舍人時稱為常楊性清直孤絶不妄交遊內侍魚
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衮上疏以為不可時朝廷
多事西北邊虜連為寇盜衮累上章陳其利害代宗甚
顧遇之加集賢院學士大歷元年遷禮部侍郎仍為學
士時中官劉忠翼權傾內外涇原節度馬璘又累著功
勲恩寵莫二各有親戚干貢部及求為兩館生衮皆執

理人皆畏之元載之得罪令衮與劉晏李涵等鞫之獄竟拜衮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太微宫使崇文弘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掌樞務代宗尤信重綰綰弘通多可衮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之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衮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衮與滉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定月俸為三十五千滉怒司業張參唯止給三十千衮惡少詹事趙惎遂給二十五千太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為之貳

衮有親戚任文學者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無幾楊綰卒衮獨當政故事每日出内厨食以賜宰相饌可食十數人衮特請罷之迄今便為故事又將故讓堂封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禄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禄食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到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衮又塞絶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既懲元載為政時公道梗澁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

者無因入仕衮一切杜絶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權與巴夫等尤排擯非辭登科第者雖室賣官之路故事大致壅滯代宗既素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尋卒衮與綰志尚素異嫉而怒之有司議謚綰為文貞衮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駮之毁綰過甚端坐黜官時既無中書侍郎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衮以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得總中書省遂管綜中書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選

事所擬官又多駁下時衮散官尚朝議又無封爵郭子儀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銀青光禄大夫封河南郡公及代宗崩與祐甫爭論喪服輕重代相署奏初換祐甫河南少尹再貶為潮州刺史楊炎入相素與衮善建中元年遷福建觀察使四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五久之贈左僕射有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善人為邦百年即可勝殘去殺楊綰入相數日遽致移風易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為相之顯者

蔑聞斯道也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錫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詞矣昔趙文子薦士七十古為美談崔祐甫除吏八百人無間言闢物成務之才滅私徇公之道可知也噫公權餘旬日而薨貽孫未朞年而逝邃古已來理世少而亂世多其義在茲矣常袞之輩不足云爾

贊曰公權儒道貽孫相才命乎不永時哉可哀

舊唐書卷一百十九

舊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楊綰傳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闕○臣德潛按新書選舉志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照此增入

舊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七十

郭子儀子曜晞曖曙晤映 晞子鋼 曖子釗鏦 族弟幼明子昕

郭子儀華州鄭縣人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五州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追封祁國公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天寶八載

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命子儀領其使拜左衛大將軍十三載移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於永清柵北築城仍改橫塞衛為天德軍子儀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十四載安禄山反十一月以子儀為衛尉卿兼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詔子儀以本軍東討遂舉兵出單于府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傳首闕下禄山遣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擊敗之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陘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五載

正月賊將蔡希德陷常山郡執顔杲卿河北郡縣皆為賊守二月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郡破賊於九門南攻趙郡生擒賊四千皆捨之斬僞太守郭獻璆獲兵仗數萬師還常山賊將史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驍騎五百更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於沙河祿山聞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揚其兵夕襲其

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子儀光弼率僕固懷恩渾釋之陳迴光等陣於嘉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結陣而至一戰敗之斬馘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子儀將北圖范陽軍聲大振是月哥舒翰為賊所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肅宗幸靈武子儀副使杜鴻漸為朔方留後奏迎車駕七月肅宗即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

儀班師八月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至自河北時朝廷初立兵衆寡弱雖得牧馬軍容缺然及子儀光弼全師赴行在軍聲遂振興復之勢民有望焉詔以子儀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軍節度使肅宗大閲六軍南趨闗輔至彭原郡宰相房琯請兵萬人自為統帥以討賊帝素重琯許之兵及陳濤為賊所敗喪師殆盡方事討除而軍半殪唯倚朔方軍為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

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迴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走安邑安邑百姓偽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

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禄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内河東副元帥五月詔子儀師師趨京城師於潏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闕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為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迴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

國難相得甚好子儀奉元帥為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於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横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陳於北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賊十餘騎乃定迴紇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歸仁等敗是夜奔陜郡翌日廣平王入京師老幼百萬夾道歡呌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廣平王休士三日率師東趨肅宗在鳳翔聞捷羣臣稱賀帝以

宗廟被焚悲咽不自勝臣寮無不感泣十月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為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迴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鬭過期大軍稍却賊分兵三千人絶我歸路衆心大揺子儀麾迴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黄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迴紇來即時大敗僵屍徧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州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陳

兵於天津橋南士庶歡呼於路偽侍中陳希烈偽中書令張垍等三百餘人素服請罪王慰撫遣之是時河東河西南賊所盜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戸尋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灞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子儀頓首感謝十二月還東都命子儀經營北討乾元元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偽將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敕百寮班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位中書令九月奉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

度使李光弼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北庭行營節度李嗣業襄鄧節度使魯炅荊南節度李廣琛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滑濮節度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十月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為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

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迫之既戰子儀偽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衆追之賊衆大敗是役也獲偽鄭王安慶和以獻遂收衛州進軍趨鄴與賊再戰于愁思岡賊軍又敗乃連營圍之慶緒遣薛嵩以所乘馬十匹求救於史思明且言禪代十二月思明遣將李歸仁率衆赴之營于滏陽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陽精卒復陷魏州乃偽稱燕王王師雖衆軍無統帥進退無所承禀自冬徂

春竟未破賊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盡易子而食二月思明率衆自魏州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前軍遇賊于鄴南與之接戰夷傷相半魯炅中流矢子儀為後陣未及合戰大風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辨物色我師潰而南賊軍潰而北委棄兵仗輜重累積於路諸軍各還本鎮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浮橋有詔令留守東都三月以子儀為東都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中官魚朝恩素害子儀之功因其

不振媒孽之辱召還京師天子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師李光弼副之委以陜東軍事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柄乃思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復慮蕃寇逼迫京畿三年正月授子儀邠寧鄜坊兩鎮節度使仍留京師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九月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管崇嗣副之令率英武威遠等禁軍及河西河東諸鎮之師取邠寧

朔方大同横野徑抵范陽詔下旬日復為朝恩所間事竟不行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邙山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陝州三年二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鄧景山亦為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後軍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子儀辭赴鎮肅宗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

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卧內謂子儀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䩭雜綵別賜絹四萬匹布五萬端以賞軍子儀至絳擒其殺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四月代宗即位內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將以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既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

前後詔敕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累蒙國
恩猥廁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册先
皇帝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
家國俾副陛下掃兩京之妖祲陛下雄圖丕斷再造區
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
餁是以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淺言多
詆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貳皇
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罷黜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

久妨賢路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折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氷傷骨跋涉艱阻出没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奬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徵婉慰諭綢繆彰徵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煩聽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朕甚自愧公勿以為慮代宗以子儀須同患難

收復兩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尚據洛陽元帥雍王率師進討代宗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裴茙來瑱子儀既為所間其事遂寢乃留京師俄而梁崇義據襄陽叛僕固懷恩阻兵於汾州引迴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虜刺史高暉暉遂與蕃軍為鄉導引賊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濟渭而南緣山而東渭北行營兵馬使吕日將逆戰于盩厔自辰至酉殺蕃軍數千然其徒多殞賊將逼京師君上計無

所出處詔子儀爲關内副元帥出鎮咸陽子儀自相州不利李光弼代掌兵柄及徵還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詔部下唯二十騎強取民家畜産以助軍至咸陽蕃軍已過渭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陝州子儀聞上避狄雪涕還京至則車駕已發射生將王獻忠從駕沿路遂以四百騎叛仍逼豐王已下十王欲投於賊子儀入開遠門遇之詰豐王等所向遂護送行在子儀以三千騎傍南山至商州得武關防兵及六軍散卒四千人招輯亡逸

其軍漸振蕃寇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禮孫廣武王承宏立帝號假署百官子儀遣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羽林軍使長孫全緒等將兵萬人為前鋒營於韓公堆盛張旗幟鼓鞞震山谷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少年豪俠以為内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去大將李忠義先屯兵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儀以大軍續進至滻西射生將王撫自署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詔子

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東宮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

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閒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

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潜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闗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宫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内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嘷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懐經于相土人烟斷絶千里蕭

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始廬于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

休況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追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與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埀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子儀伏地請罪帝駐轡勞

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是
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幷汾諸縣以
為已邑乃以子儀兼關内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
使出鎮河中蕃戎既退僕固懷恩部下離散是月懷恩
子瑒主兵榆次為帳下將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惟岳
以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棄其母而走靈州明年九
月以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已東通和蕃
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内河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

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已來紀綱寖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為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

也臣位為上相爵為真王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即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迴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子儀出鎮奉天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為也帝問其故對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

令所以能為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懐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嘗及之令臣為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懐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攜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子儀自涇

陽入朝帝御安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朝見之禮宴賜隆厚十一月以子儀為尚書令上表懇辭曰臣以薄劣素之行能逢時擾攘猥蒙驅策內參朝政外總兵權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糺逖群慝功微賞厚任重恩深覆餗之憂實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時復延寵命以臣褊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南宮當茲大任況太宗昔居藩邸嘗踐此官累聖相承

曠而不置皇太子為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伐平定關東飲至策勲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亂大倫德薄位尊難逃天子之責負乘致寇復速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答詔不允翌日敕所司令于儀於尚書省視事詔宰相百寮送上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省賜教坊樂子儀不受復上表曰臣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為之昨濯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未垂亮察務欲襃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

之主聖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況久經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色清濁不分爛羊之謡復聞聖代臣須覩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未敢輕議今元兇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可輕為此舉以亂國章國章亂於上則庶政隳於下

海内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茍
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
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叙太平之業可得而復
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之所切實在於此手詔荅曰
優崇之命所以報功總領之司期於賦政卿入居台鉉
出統戎旃爰自先朝累匡多難靖羣氛於海表凝庶績
於天階敏事而寡言居敬而行簡人難其易爾易其難
所以命掌六聯首兹百辟顧循時議僉謂允諧而屢拜

封章懇懷讓挹守淳素之道語政理之源無待禮成曲從德讓宜宣示於外編之史冊遣內侍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幷車服帷帳牀蓐珍玩之具時蕃虜屢寇京畿倚蒲陝為內地常以重兵鎮之永泰元年五月以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出鎮河中八月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党項羌渾奴刺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下先發數萬人掠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重兵繼其後迴

紇吐蕃自涇邠鳳翔數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師震恐天子下詔親征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以禁軍屯苑内京城壯丁並令團結城二門塞其一魚朝恩括士庶私馬重兵挺城門市民由竇穴而遁去人情危迫是時急召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

楚玉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迴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迴紇

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子儀說迴紇曰吐蕃本吾舅

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馬滿野長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于鳴沙羣虜無所統攝遂許諾乃遣首領石野那等入朝子儀遣朔方兵馬使白元光與迴紇會軍吐蕃知其謀是夜奔退迴紇與元光追之子儀大軍繼其後大破吐蕃十餘萬於靈武臺西原斬首五萬生擒萬人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獲牛羊駞馬三百里內不絶子儀自涇陽

入朝加實封二百戶還鎮河中大歷元年十二月華州節度使周智光殺監軍張志斌謀叛帝以同華路阻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往河中令子儀起軍討之縱請為蠟書令家僮間道賜子儀奉詔大閱軍戎將發同華將吏聞軍起乃斬智光父子傳首京師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內侍魚朝恩共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第恩出羅錦二百匹為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九月吐蕃寇涇州

詔子儀以步騎三萬自河中移屯涇陽十月蕃軍退至靈州邀擊敗之斬馘二萬十二月盜發子儀父墓捕盜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及自涇陽將入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及子儀入見帝言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三年二月還河中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詔子儀率師五萬自河中移鎮奉天是月白元光大破吐蕃

於靈武十月子儀入朝還鎮河中時議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為涇原節度使八年十月吐蕃寇涇州子儀遣先鋒兵馬使渾瑊逆戰于宜禄不利會馬璘設伏於潘源與瑊合擊大破蕃軍俘斬數萬計迴紇赤心賣馬一萬匹有司以國計不充請市千匹子儀以迴紇前後立功不宜阻意請自納一年俸物充迴紇馬價雖詔旨不允内外稱之九年入朝代宗召

對延英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發涕零既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勢强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歲來闚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為

力入近内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璘牒賊擬涉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内則國人大恐諸道易揺外有吐蕃之强中有易揺之衆外畏内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横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簡練未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闊勢分願陛下更詢讜議慎擇名將俾之統軍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萬則制勝之道必矣未

可失時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鎮數千大鎮數萬空耗月餼曾不習戰臣請抽赴闕中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攻守必全亦長久之計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齒髮已衰願避賢路止足之誡神明所鑒詔曰卿憂深慮遠殊沃朕心始終倚賴未可執辭也德宗即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計二千戶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草料所領諸使副元帥並罷諸子弟女壻拜官者十餘人建

中二年夏子儀病甚德宗令舒王誼傳詔省問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荅拜子儀臥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時年八十五德宗聞之震悼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公台之任愚足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蒙五岳允釐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為師增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殁而彌光故太尉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尚父

子儀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如神昔天寶多難羯胡作禍咸秦失險河洛為戎公能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患勞其戡定於邊有寇藉其驅除安社稷必有於絳侯定羌戎無踰於充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勲髙今古名讋夷狄而勞乎征鎮二紀于兹頃以春秋既髙疆埸多事罷彼旌鉞寵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勲賢之德膏肓

生疾藥石靡攻人之云亡梁木斯壞雖賻禮加等輟朝增日悼之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而尊為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體望尤重歛以袞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式墓表文終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勲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冊命之禮有司備焉可贈太師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賻絹三千匹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丈八而詔特加十尺羣臣以次赴宅弔哭凶喪所須並令官給及葬上御

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寮陪位隕泣賜謚曰忠武配饗代
宗廟庭子曜旰晞昢晤曖曙映等八人壻七人皆朝廷
重官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綠佐
官吏六十餘人後位至將相昇朝秩貴位勒其姓名於
石今在河中府人士榮之史臣裴洎曰汾陽事上誠蓋
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士心前後遭罹
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時方握强兵或方臨戎
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應召故讒謗不能行代宗幸

陜時令以數十騎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圍之中皆以身許國未嘗以危亡易慮亦遇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很無禮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西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兹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為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絶獨子儀封幣經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為豺虎所服如此麾下老將若李懐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

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唯以讒怒誣奏判官戶部郎中張譚

杖殺之物議為薄曜子儀長子性孝友亷謹子儀出征於外畱曜治家少長千人皆得其所諸弟爭飾池館盛其車服曜以儉朴自處累遷至太子賔客建中初子儀罷兵柄乃遍加諸子官以曜為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遺命四朝所賜名馬珍玩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弟子儀薨後楊炎盧杞相次秉政姦謟用事尤忌勲族子儀之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禄卿王宰皆以家人告訐細過相次貶黜曜家大恐賴宰

相張鎰力為庇護姦人幸其危懼多論奪田宅奴婢曜不敢訴德宗微知之詔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乂皇家嘗誓以山河琢之金石十世之宥其可忘也其家前時與人為市以子儀身歿或被誣構欲論奪之有司無得為理詔下方已曜居喪得禮若儒家子服未闋寢疾或勸其茹葱薤曜竟不屬口建中四年三月卒贈太子太傅晞子儀第三子少善騎射常從父征伐初以戰功授左賛善大夫從廣平王收復兩京晞力戰於香積寺

陜西皆出奇兵尅捷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鴻臚卿後河中軍亂殺節度使李國貞荔非元禮於絳詔以子儀為河東關内副元帥鎮絳州時四方擾叛多逐戎帥子儀至絳誅其元惡其黨頗不自安欲謀翻變晞知其謀選親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凡七十日叛將竟不敢發以功拜殿中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領朔方軍以援邠州與馬璘合勢大破蕃軍其年冬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

于涇北子儀令晞率步卒五千騎軍五百出西南掩擊之晞以兵寡不敵持而不戰及至晡晚乘其半濟而擊之大破德虜斬首五千級是時連戰皆捷詔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不受永泰二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大歷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丁母憂服除加檢校工部尚書判祕書省事建中二年丁父喪持服京城朱泚搆逆遣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瘖禁口不言泚以兵脅之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

獲免初晞兄曜襲父代國公實封二千戶及曜卒詔曰
故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功格上玄道光下土積其
善慶垂裕無窮雖嫡長云徂支宗斯盛汾陽舊邑盡有
丕承其男前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食實封五百戶曖
夙禀義方居忠履孝儷崇銀牓攄美金章繼撫先封允
宜聽復曖兄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晞幷
弟右金吾將軍祁國公食實封二百五十戶曙太子諭
德映等並休有令名保其先業宜允推恩之典以明延

嗣之誠其實封二千戸宜準式減半餘可分襲曖可襲代國公仍通前襲三百戸晞可二百五十戸曙可五十戸通前三百七十戸映可二百三十五戸尋又詔尚父子儀男晞曖映曙四人所襲實封各減五十戸以賜郭曜男銛郭晤男鐇各襲一百戸晞至行在復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從駕還京改太子賓客晞子鋼為朔方節度使杜希全賓佐希全以鋼攝豐州刺史晞以鋼幼弱恐不任邉職貞元七年晞上章請罷鋼官徳宗遣中

使召之鋼疑以他事見懾乃單騎走入吐蕃蕃將見鋼
獨叛不納置之筏上流入黄河令歸杜希全得之送赴
京師賜鋼自盡晞亦坐子免官明年復授太子賓客貞
元十年卒贈兵部尚書晞次子鈞鈞子承嘏别有傳曖
子儀第六子年十餘歲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時昇
平年亦與曖相類大歷中恩寵冠於戚里歲時錫賚珍
玩不可勝紀大歷十三年有詔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磑
以妨民溉田昇平有脂粉磑兩輪郭子儀私磑兩輪所

司末敢毀徹公主見代宗訴之帝謂公主曰吾行此詔蓋為蒼生爾豈不識我意耶可為衆率先公主即日命毀由是勢門碾磑八十餘所皆毀之曖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曖亦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車駕幸奉天為賊所逼欲授偽官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從駕至山南改太常卿同正員貞元中帝為皇孫

廣陵郡王納曖女為妃曖貞元十六年七月卒贈尚書左僕射昇平公主元和五年十月薨贈號國大長公主謚曰懿廣陵王即位為憲宗皇帝妃生穆宗皇帝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尊郭妃為皇太后詔曰追遠飾終先王令典况積仁累義事已顯於身前祥會慶傳福遂流於天下式光盛德爰舉徽章尊尊親親於是乎在皇太后父贈尚書左僕射曖克荷崇構有勞王家孝友本於生知英華發於事任實修一德歴仕三朝建中末年屬

有大難畢力扈駕忘軀即戎忠貞之節國史明備才高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啓塗山之祚肆予小子獲纘大業未展定申之命敢緣褒紀之恩俾繼維師用光縟禮可贈太傅㬉子釗鏦銛曙代宗朝累歷司農卿居父憂建中三年冬舒王誼為淮西山南諸道大元帥以曙檢校左庶子為元帥府都押牙京城亂從幸山南轉太府卿隨駕還京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貞元末卒釗偉姿儀身長七尺方口豐下沉默寡言母昇平長公

主代宗朝釗為外孫恩寵踰等起家為太常寺奉禮郎德宗朝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初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充邠寧節度使數歲檢校戶部尚書入為司農卿釗大勲之後姻聯戚里而謙和接物恭慎自持居家臨民無驕怠之色無奢侈之失士君子重之十五年正月憲宗寢疾彌旬諸中貴人秉權者欲議廢立紛紛未定穆宗在東宮心甚憂之遣人問計於釗釗曰殿下身為皇太

子但旦夕視膳謹守以俟又何慮乎迄今稱釗得元舅之體穆宗即位册皇太后南内推崇外氏以釗兼司農卿未幾檢校户部尚書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歲中換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釗歷踐藩鎮以汾陽胄脩材能選用不獨憑椒房之勢所莅簡約不撓其俗目理敬宗即位尊郭太后為太皇太后徵釗為兵部尚書兼檢校尚書左僕射明年出為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即位加司空太和三年冬南蠻陷嶲州遂寇

西川杜元穎失於控禦蠻軍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帥乃以釗兼領西川節度蠻軍已寇梓州諸道授軍未至川軍寡弱不可令戰釗致書於蠻首領嵯巔責以侵寇之意嵯巔曰杜元穎不守疆埸屢侵吾圉以是修報也與釗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與南詔立約疆陲不擾以疾求代四年入為太常卿檢校司徒十二月在道卒詔贈司徒子仲文仲辭錟母昇平長公主大歷貞元之閒恩禮冠諸主順宗在東宮

以女德陽郡主降鏦時鏦與公主年未及冠郡主尤為

德宗之所鍾愛故鏦之貴寵焜燿一時順宗即位改封

德陽為漢陽公主鏦累官至衛尉卿駙馬都尉改殿中

監穆宗即位鏦為叔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

夫充左街使城南有汾陽王别墅林泉之致莫之與比

穆宗常遊幸之置酒極歡而罷賜鏦甚厚俄加檢校工

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充閑廐宫苑使從容貴位三十餘

年而椒房之寵國舅之恩近代以來無有其比而鏦恭

遜虔恪不以富貴驕人士無賢不肖接之以禮由是中
外稱之長慶二年十月卒贈尚書左僕射仍以其弟銛
代鏦為太子詹事充閑廐宫苑使仲文太和末為殿中
少監開成初詔仲文襲父太原郡公制下給事中封敕
奏曰伏準制書贈司徒郭釗嫡男仲文襲封太原郡公
者臣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女代宗皇帝外孫有
男仲辭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自稱嫡子若仲文承
嫡即沈氏須黜居别室仲辭不合配尚貴主伏以郭仲

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姪戚里勳門無與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知奪宗之配實玷風教且仲文仲辭既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並行伏請付臺勘當詔曰以萬年縣尉仲辭襲封仲文落下以太皇太后姪不之罪尋以仲辭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太原郡公尚饒陽公主又仲辭兄詹事府丞仲恭為銀青光祿大夫尚金堂公主幼明尚父子儀之母弟也性謹愿無過不工武藝喜賓客飲讌居家御衆皆得

其懽心以子儀勲業累歴大卿監大歴八年卒贈太子太傅子昕肅宗末為四鎮留後自關隴陷蕃為虜所隔其四鎮北庭使額李嗣業荔非元禮皆遥領之昕阻隔十五年建中二年與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俱遣使於朝德宗嘉之詔曰四鎮二庭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已來相次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絶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將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

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其
將吏已下敘官可超七資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
賜姓名時昕使自迴紇歷諸蕃部方達於朝又有袁光
庭者為伊州刺史隴右諸郡皆陷光庭堅守伊州吐蕃
攻之累年兵盡食竭光庭先刃其妻子自焚而死因昕
使知之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天寶之季盜起幽陵萬乘播遷兩都覆沒天祚
土德實生汾陽自河朔班師關西殄寇身扞豺虎手披

荆榛七八年間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勲高一代及國威復振羣小肆讒位重䝞懸辭失寵無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挾憾以報仇雠晏然効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社稷純臣自秦漢已還勲力之盛無與倫比而晞暧於綿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矣

贊曰猗歟汾陽功扶昊蒼秉仁蹈義鐵心石腸四朝靜亂五福其昌為臣之節敢告忠良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